

南京有个“薛金陵”

从“异乡人”到“薛金陵”，他用笔墨为城市立传，走出书斋为城市保护呼喊。

朱自清说，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。若南京真是间古董铺子，薛冰便是铺子里的“老掌柜”——

清晨，用鸡毛掸拂去匾上“六朝烟水”的灰；夜里，就着月光给缺角的城砖写小传。

70多本书、20余部写南京，他一点一滴把“货架”上每个“老物件”擦拭、理好，再为它们编目、写好“说明书”，好告诉来客：它打哪儿来、价值几何、该怎么看。

见人要拆架搬货，他便横在铺门口，朗声报出每件器物的朝代与坐标。

78载岁月，他与南京血脉相连。

在南京至少搬了15次“家”

早上9点，薛冰步行至水西门大街132号的莫愁书院。他跟记者约好，围绕南京文化的深度报道做一次采访，介绍南京与古旧书业之间的渊源、从老地名品味千年文脉……

正聊着，一名记者打来电话：“薛老师，到今天，南京还留有一些与三国名臣张昭有关的地名，如张公桥。这么写有问题吗？”“不相干。”薛冰很快回答，“张昭住大长干道西，张公桥在朝天宫附近。”

“有什么南京历史考证拿不准的，最快、最准的还是找薛老师。”这名记者的话道出了媒体人的共识。

“作家写南京多带有浪漫色彩，学者写南京易囿于专业探讨，他刚好踩在了大众性和专业性的交界点上。”与薛冰相交多年的后浪图书公司编辑雷淑容觉得，他的文字没有“距离感”，整座城市仿佛都是他的“家”。

其实，祖籍绍兴，青岛出生，薛冰严格意义上不算“老南京”，但在他定居南京的几十年间，因种种变动，居住与工作地点的改变竟不下15次。在薛冰眼中，每次搬“家”，都给他一次重新认识南京的契机。

“我不会骑车，就经常走街串巷，走路看到的東西比骑自行车多。”他走过颐和路，悬铃木的浓荫遮天蔽日；他见过明城墙在晨光中苏醒，熟悉中山门段爬山虎四季的模样；从板仓街到卫岗，他熟悉每一道山梁的弧度；夫子庙青云楼则是他开始熟悉老城南的地方……

对作家而言，南京是理想栖居之地。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“世界文学之都”，这里文者云集，文学的繁盛造就独特景象：人们以笔为犁、深耕文字，将地理上的异乡化作心灵深处的故乡。恰如吴敬梓所言：“金陵菜佣酒保，都有六朝烟水气。”

半路出家的薛冰，与人们惯

常想象里烟不离手、眉头紧锁、半天榨出一句“金句”的作家大相径庭。一笑，眼角便挤出褶子，随和得像巷口晒太阳的老街坊。一说起南京，整个人瞬间被点亮，话珠子成串滚落，噼啪砸地，密得让你连插嘴的空隙都找不到。

若论懂南京，薛冰当属其中佼佼者。薛冰的老朋友、建筑师陈卫新这样评价。他的这份“懂”，是踏遍大街小巷一步步“走”出来的，是泡在仓巷旧书店淘读旧书一寸寸“熏”出来的，是伫立于秦淮河畔观水、徘徊在明城墙头听风一点点“浸润”出来的——是一个人与一座城，在光阴里相互浸润、彼此成就的默契。

“我不是藏书家，是用书的人”

“南京3100年建城史，最受关注的是450年建都史；建都史重政治史，轻经济、文化史；文化史重儒学科举，轻百家杂说。人们了解的南京历史文化，不同程度被‘折叠’了。”方所书店，薛冰携其“金陵三书”，带公众“打开”南京。

其中，70万字新作《烟水气与帝王州：南京人文史》，是薛冰第21本写南京的非虚构类作品。

自1980年发表作品至今，薛冰已出版各类书籍70余本。早期创作中，人是主角，城是背景，真正把城当作主角则是近30年的事。

转变源于1995年剪子巷被拆。“剪子巷就是历史上的乌衣巷，有1700多年历史。当时推倒院墙、掀开屋顶，精美的木雕、石雕、砖雕露出来，老房子竟如此精彩。接连许多天都有市民去看。”薛冰很受触动，“那些非常熟悉的地方，也许过几天就没了。”

薛冰决定，用自己的文字为南京留下记忆“拷贝”。2000年，随笔《家住六朝烟水间》出版，他将风物描写与自己对家园

栖地的眷爱融在一起，成为“南京系列”的开山之作。

此后经年，从一条街写到一座城，从自己想写到受邀而作，“南京系列”越积越厚，“薛金陵”著作等身。

薛冰家在莫愁湖畔，装修朴素，书房比客厅、卧室都大，甚至还“霸占”了女儿家的不少空间放置书架。他有藏书两万余册，每本书，他都能记得位置、内容。

1948年出生的薛冰，头发花白、听力欠佳，可思维敏捷、记忆力极佳，南京史料脱口即出。年近八旬，对很多人来说早已是享受生活的年纪，可他仍保持只要不外出就每天阅读、写下千字的高强度工作。

“他在写作的时候，应该是一个活在几维空间里的人，置身于历史、现实和未来之中，不断跟古人、跟读者对话。”译林出版社原总编辑、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刘锋说。

历史上那么多人写过南京，也被薛冰作为写南京的资料反复查阅，当你问他，自己笔下的南京究竟有何不同？“系统、全面、准确”，他沉思后作答。

“其中准确是最难的，梳理了非常多文献、把书读懂读透，我才敢这么说。”薛冰说，“我不是藏书家，是个用书的人。”

彼此的抵达

古人云，通古今，辨然否，谓之士。在很多人眼中，薛冰身上就有一种“士”的风范。这一点，从他在南京古城保护上可见一斑。

保住南京城的历史风貌，薛冰和同行者为此拼了很多年。

拼？是的，毫不夸张。

那是一段大拆大建的日子，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，持续十几年。2009年，南京再次启动大规模“危改”拆迁，老城南残存的几片历史街区全部列入。老南京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。

像每次保卫古城一样，薛冰

等人写信陈词、现场“炮轰”，并分头找专家联名。

当时，薛冰是南京市作协副主席，这一身份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、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等一众专家家里最“轻”，但他冲锋在前，像个斗士。

拆迁队想把古建价值往下压，薛冰是那个“抬价”的人。拆迁队组织专家组认定68处建筑需保护，他和联名专家认定108处；拆迁队说“误拆”，他就盯着现场挂牌保护；城建掏出照片说推平的地方绝无控保建筑，他则掏出另一张照片，此地此房立此存照……生活中总是笑咪咪的薛冰，彼时成了“刺头”。

敢“挑事”，不怕事。2013年，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面临改造，薛冰和几位专家与相关部门协商先认定为文保单位，再讨论改造方案。趁“刺头”薛冰出差，相关部门邀请其他专家开论证会，想把顺序换一下。得知消息，薛冰和一位部门负责人在电话里争论了一个小时……2014年，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终获文物认定，2019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拼下魏源故居、反对在莫愁湖周边造假古建、建言地铁出口改道保护真古建……为南京老城保护奔走呼喊多年，在薛冰看来，一朵花、一棵树、一个水池都是乡愁的寄托。“如果城市急剧变化，能联系的东西没有了，乡愁则无所寄托，保护南京历史文化的意义也就在此。”

人抵达城的肌理，城亦抵达人的灵魂。薛冰在《彼此的抵达》中，借“地铁站名”诠释人与南京地脉、文脉的相遇；而他自身，也是这样一座桥梁。

一头锚定历史、一头奔赴未来，一头扎根纸面、一头扎进街角，他以文字为砖不断筑高城市的第二重城墙，让南京的过往与当下、笔墨与烟火，都经由他的书写完成温柔的抵达。

据新华社7月10日电